

益智編卷之二十四

刑獄類一

刑法

魏宋金等在合肥亾逃舊法軍征士亾考竟其妻子曹操患猶不息更重其刑金有妻母及二弟皆給官主者奏盡殺之高柔曰士卒亾軍誠在可疾然竊聞其中時有悔者謂宜貸其妻子一可使賊中不信二可誘其還心正如前科固已絕其意望而猥復重之恐自今在軍之士見一人亾逃誅將及已亦且相隨而走不可復得殺也此重刑非所以止亾乃所以益走

耳操曰善卽止不殺蒙活者甚衆

滿寵爲許令故太尉楊彪收付縣獄荀彧孔融並屬寵勿加考掠寵一無所報考訊如法數日見曹操曰彪考訊無他辭此人有名海內若罪不明白必大失民望竊爲明公惜之操卽日赦出彪初或融聞寵考掠皆大怒及因此得了乃更善寵

按楊太尉以積德之門身爲名臣不宜加以楚掠滿寵不知之特以阿瞞之爲人忌而多猜旣以獄付寵必遣所親近從旁覘察不先之以考掠無以明彪之無罪而脫之獄中賈逵以着械自脫滿寵

以考掠脫楊彪此皆有以窺阿瞞之深者也裴松之嘗爲酷吏之用心雖有後善無解前害殆河漢之論矣

北齊王晞爲常山公演友文宣帝昏逸演數諫帝疑演假辭於晞欲加大辟演私謂晞曰博士明日當作一條事爲欲相活亦圖自全宜深體勿怪乃於衆中杖晞二十帝尋發怒聞晞得杖以故不殺髡鉗配甲方唐龍朔二年宇文文化及子孫理資廕所司理之至於勾留右肅機陽昉未詳案狀訴者自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

益智錄 卷二十四
二
曰公云未食亦知天下有累年羈旅者乎昉遽命案
立判之曰父弑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
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永泰初馬璘拜四鎮行營節度使元日有卒犯盜或曰
宜赦璘曰赦之則人將伺其日爲盜遂戮之

周世宗擊北漢劉崇樊愛能等引兵先遁帝欲斬愛能
等以肅軍政猶豫未決晝卧帳中張永德侍側帝以
訪之對曰愛能等素無大功忝冒節鉞望敵先逃死
未塞責陛下方欲削平海內苟軍法不立雖有百萬
之衆安得而用之帝擲枕于地大呼稱善卽收愛能
等及所部軍使以上七十餘人悉斬之自是驕將愾
卒始知所懼不行姑息之政矣

宋太祖帥周師與唐兵戰於六合將士有不致力者太
祖陽爲督戰以劔斫其皮笠明日徧閱其笠有劔跡
者皆斬之由是部兵莫敢不盡死

太宗時一宮人踰垣潛出捕獲上遲徊不欲殺之皇城
使劉承規奏曰法不可容臣須是活取心肝進呈卽
時領去送一尼寺中潛遠嫁之却取旋殺猪心肝一
具以盒子貯來六宮圍而哭之良久畧揭以慰上由
是宮掖肅然

張詠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髻傍巾下有錢詰
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
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援筆判云一日一
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劔下階斬其
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稱之蓋自五代以來軍
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詠此
舉非爲一錢而其意深矣

呂公弼知成都治尚寬人疑少威斷管卒犯法當杖扞
不受曰寧以劔死公弼曰杖者國法劔汝自請杖而
後斬之軍府肅然

陳恕知大名府時契丹內寇受詔增浚城隍其器用取
於民者不時集恕立擒府中大豪一人會將吏將斬
之宗族號愬賓佐競前請救大豪叩頭流血請翌日
集事違期甘死恕令械之以徇民皆恐懼無敢後期
者數日功就

燕肅判刑部故事州郡獄有疑及情可憫者雖許上請
而法寺多舉駁則官吏當不應奏之罪故皆移情就
法不以上請肅奏天聖三年天下斷大辟二千四百
三十六豈無法疑情可憫者而州郡無所奏讞蓋畏
法也請自今奏而不應奏者不科以罪自是奏讞者

歲不減千人皆情可憫法疑者無不貸免古所謂仁人之言肅有之矣

李孝壽知開封有舉子爲僕所凌忿甚縛之作狀欲送府爲同舍勸解久之釋去自取其狀戲學孝壽押字判曰不勘案決臀杖二十其僕翌日竊狀走府曰秀才學知府判狀私決人孝壽令追之既至具陳所以孝壽翻然謂僕曰如此秀才所判正與我同真不用勘案命吏就讀其狀如數決之是歲舉子會省試於都下數千人凡僕聞之皆畏戢無敢肆者

真宗幸澶淵丁謂以安撫使知鄆州虜旣入塞河北居民驚奔渡河欲避於京東者日數千人舟人邀阻不得濟丁聞之亟取獄中死囚數人以爲舟人斬於河上於是曉夕並渡不三日皆盡旣渡復擇民少壯者分畫地界各使執旗幟鳴金鼓於河上夜則傳更點申號令連數百里虜人莫測訖師退境內晏然

儂智高圍廣州王罕行至惠州召耆長令發壯丁又召尉發民增弓手久無至者適有婦人訴僕夫奪其釵珥罕令斬首置道傍告百姓曰此壯丁不肯行者民聚觀有懼色於是耆長得壯丁六百尉得弓手二千皆集威聲遂振

趙彥俊知紹興府會旱饑民聚陂湖中彥俊取死囚梟首刎足徇于衆曰此劫菱藕者也遂散其衆

林從周克開封府推官民有殺其兄二子以規其財者長被劊卽死其幼走以免事發獄成以母年八十法當留侍從周議使無狀子居母側以凌其幼孤必無全理且孤孫雖穉亦能爲祖母養留之惠奸不可讀奏未畢章獻太后遽頷之曰人情當如此命配海外劫盜張海過高郵知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富民出金帛牛酒迎勞之事聞朝廷大怒富弼議欲誅仲約范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反賂之此

法所誅也今高郵無兵與械事有可恕戮之非法意也且小民之情得醜出財物而免於殺掠必喜仁宗乃釋之弼愠曰方欲舉法而多方沮撓何以整衆仲淹密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奈何欲輕壞之他日手滑恐吾輩亦未可保也弼不以爲然後弼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比夜徬徨遶牀歎曰范六丈聖人也

鶴林玉露曰唐宣宗遺詔立夔王中尉王宗貫等迎鄆王立之是爲懿宗上嘗出宦官請鄆王監國奏令楊公慶持示杜棕曰當時宰相無名者皆以

反法坐之悖謂公慶曰主上新踐祚豈得遽贊成
殺宰相事若習與性成則中尉樞密豈得不自憂
乎公慶色沮而去文正之言與悖畧同皆至言也
李斯勸胡亥以煩刑而身具五刑以死爲人臣者
可以鑒矣建炎初諫官袁植乞誅黃潛善等九人
呂頤浩曰本朝輔弼大臣縱有大罪止從貶竄故
盛德足以祈天永命植發此言虧陛下好生之德
乃出植知池州當時若從植言潛善等固死有餘
罪然此門一開厥後秦檜當國必借此籍口以沮
善類其產禍寧有極乎

慶曆中有近侍犯法罪不至死執政以其情重請殺之
范希文獨無言退謂同列曰諸公勸人主法外殺近
臣一時雖快意不宜教手滑諸公默然

孫沔知慶州三司所給特支物惡而估高軍士有語優
人因戲及之沔曰此朝廷特賜何敢妄言動衆命斬
之以徇將佐爭言此戲爾不足深罪沔徐呼還杖舂
配嶺南曰汝賴戲我前卽私議動衆汝必死而告者
超遷矣明日給特支士無敢謹者

蘇頌知亳州有豪民婦被罪當杖以病未科每旬檢校
未愈鄧元孚謂其子曰尊公平昔以政事稱豈可爲

一豪婦人所給但謂醫者如法檢校彼自不誣矣其子白之公曰萬事付公議何容心焉若言語輕重則人情觀望或有可悔旣而此婦死元孚大慚服曰某輩狹小豈可測公之用心也

神宗時韓晉卿爲大理卿天下大辟請讞執政或以爲煩將劾不應讞者晉卿曰聽斷求生朝廷之心也今讞而獲戾讞不至矣議者或引唐覆奏欲令天下庶獄悉從奏決晉卿曰法在天下而可疑可矜者上請此祖宗制也今四海萬里一欲械繫待朝命恐罪人之死於獄多於伏辜者朝廷皆從之

元時集百官於刑部議法衆欲計至元鈔滿二百貫者死趙孟頫曰始造鈔時以銀爲本虛實相權及今二十年輕重相去至數十倍故改中統爲至元後二十年至元必復如中統矣若計鈔抵法疑於太重古者以米絹民生所須謂之二實銀錢與二物相權謂之二虛四者爲直雖升降有時終不大相遠也以絹計贓最爲適中况鈔乃宋時所創施於邊郡金人襲而用之皆出於不得已乃欲以此斷人死命似不足深取也

大名宣撫參議烏古論貞區處事機甚有決斷嘗奉朝

旨死囚呈省待報其餘邊關雜犯從便處決時圍李
瓊于濟南人心不安烏議一切重刑欲皆戮之使由
子明以下皆以違制不從烏與左丞濶子清謀曰瓊
賊未下魏爲西隣不便宜從事無以震懾衆庶竟戮
之市人稱臨事知機變云

張雄飛爲澧州安撫使有巨商犯匿稅及毆人事僚佐
欲寬其罪雄飛繩之益急或曰此細事何執之堅雄
飛曰吾非治匿稅毆人者欲改宋弊政懲不畏法者
爾

國初有隨母改嫁事繼父者繼父病割股愈之有司以
孝聞 太祖曰繼父是伊父仇人割父遺體以愈仇
人是不孝也乃置之法睿斷若此豈人所能窺測天
作之君信哉

太平府民毆死孕婦律當絞其子代父受刑大理卿鄒
俊議曰子代父死情固可矜然婦死係二人之命寬
曷由伸犯人當二死之條律何由貸與其存犯法之
父孰若全無辜之男詔從其議

正德中劉玉爲大理少卿有子弟引盜劫父兄者刑官
處以卑幼擅用財律比常人減等玉言律之所減本
指竊盜蓋以財物輕而倫理重今犯強劫乃人倫大

變宜從強盜論 上是之著爲令

讞議

漢景帝時廷尉上囚有防年繼母陳殺防年父防年因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爲太子在旁問之對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于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下手之日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

梁人娶後妻後妻殺夫其子又殺之梁相曰此子當以大逆論禮繼母如母是殺母也孔季彥曰昔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其姜氏傳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

也絕不爲親卽凡人耳且手殺重於知情知情猶不得爲親則此下手之日母名絕矣方之古義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爲殺母而論以逆也梁相從其言

淳于長坐大逆誅小妻廼始等六人皆以長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事發丞相翟方進等以爲長犯大逆時廼始等見爲長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請論廷尉孔光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未知當坐大

逆之法而棄去迺始等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詔從光議

魏時重士亾法罪及妻子亾士妻白等始適夫家數日未與夫相見大理奏棄市主簿盧毓駁曰女子之情以接見而思生以成婦而義重故詩云未見君子我心傷悲禮未廟見之婦而死歸葬女氏之黨以未成婦也今白等生有未見之悲死有非婦之痛而欲肆之大辟若同床合衾之後罪何所加苟以白等皆受禮聘已入門庭刑之爲可殺之爲重曹操曰毓執之是也引經典有意使孤嘆息

魏夷母丘儉族儉孫女適劉氏亦坐死以懷妊繫獄主簿程咸議曰女有三從之義出適他族還喪父母降其喪紀所以異在室也而父母有罪追刑已出之女夫黨見誅又有隨姓之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男不得罪于他族女獨嬰戮于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分也臣以爲在室之女從父母之誅旣醮之婦從夫家之罰宜改舊科以爲永制從之

晉荊州桂陽人黃欽生父沒已久詐服衰麻言迎父喪府曹依律詐取父母卒棄市刺史殷仲堪曰律詐取父母卒依毆詈法棄市原此旨當以二親生存而橫

言死沒情事悖逆恐所不當故正以大辟之刑今欽
生父實終沒詐服迎喪以此爲大妄耳比之父存言
亾相殊遠矣遂活之

義熙中武康民王延祖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
斬家人棄市睦旣自告於法有疑尚書何叔度議曰
設法止姦本于情理非一人爲劫闔門應刑所以罪
及同產欲開其相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子至親容
可悉共逃亾而割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
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于家逃刑無
所乃大絕根源也睦旣糾送餘人無應復告合並全

之

唐戴胄爲大理少卿時長孫無忌被召不解佩刀入東
上閣門右僕射封德彞議監門校尉不覺察合死無
忌誤帶刀當贖胄曰校尉與無忌罪均臣子于君父
不得稱誤供御湯藥飲食舟船誤不如法皆死陛下
錄無忌功原之可也若罰無忌殺校尉不可謂刑詔
復議德彞固執胄駁曰校尉緣無忌以致罪於法當
從輕若皆過誤不當獨死由是無忌與校尉皆免死
中宗時李錡誅詔宗正削一房屬籍宰相召蔣乂問一
房自大功可乎答曰大功錡之從父昆弟其祖神通

有功配饗於廟雖裔孫之惡而忘其勲不可自期可乎日期者錡昆弟其父若幽死社稷今以錡連坐不可執政然之罪止錡及子息無旁坐者

權梁山謀逆河南尹王怡往案久不能決乃命宋璟爲京兆留守復案其獄一言而決初梁山詭稱婚集多假貸于人獄吏欲并坐貸人璟曰婚禮索借人情有之狂謀卒然非所防意使知而不假是與爲反貸者弗知何罪之有遂縱數百人

柳州民莫誠救兄以竹刺其人右臂經十二日死準律以他物毆傷在辜內死者依殺人論刺史柳宗元上

狀觀察府謂莫誠赴急而動事出一時解難爲心豈思他物救兄有急難之義中臂非必死之瘡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嘗恭守撫事似可哀矜律宜無赦使司明至當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輕之願

穆宗時羽林官騎康憲男買得年十四以父被力人張涖所拉氣將絕持木插擊其首見血死有司當以死刑刑部員外郎孫革奏買得救父難非暴擊王制稱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親今買得幼孝宜在哀矜勅旨買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雖殺人當死而爲父可哀若從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義減死一等

張唐卿通判陝州民有母再適人而死者及葬其父乃盜母喪同葬之有司請論如法唐卿曰是知有孝而不知有法耳遂釋之以聞

蘇宋爲大理寺詳斷官民有父死而母嫁者聞母死已葬乃盜其柩附于父法當死宋曰子盜母柩納於父墓豈可與發塚取財者比上請乃得減死

趙閱道爲武安軍節度推官有僞造印者吏皆以爲當死閱道曰造在赦前用在赦後赦前不用赦後不造法皆不死遂以疑讞卒免死一府皆服

陳奉古通判貝州有卒執盜者其母欲前取盜卒拒不與什之地明日死以卒屬吏論棄市奉古議曰王盜有亾失法今人取之法當得捍捍而死乃以鬪論是守者不得王盜也殘一不辜而剽奪生事法非是因以聞報至杖卒人稱服之

鄭克曰古之議罪者先正名分次原情理彼欲前取者被執之盜也母雖親不得輒取也此拒不與者執盜之主也主雖弱不得輒與也前取之情在於奪不與之情在於捍奪而捍焉其狀似鬪而實非鬪若以鬪論是不正名分不原情理也奉古謂法非是不曰法當得捍乎奈何歸咎于法蓋用法

者謬耳

待制馬宗元少時父麟毆傷人被繫守辜而傷者死將抵法宗元推所毆時在限外四刻因訴于郡得原父死

鄭克曰按辜限計日而日以百刻計之死在限外則不坐毆死之罪而坐毆傷之罪雖止四刻亦在限外

吳文恪公訥在南京會審罪囚有毆人辜限外死者訥曰當依毆傷法或曰律云辜限滿不平復者全科此當死訥曰所云限滿不平復全科者因上文折傷以

上限內平復減二等立文蓋謂辜內雖平復而成殘廢篤疾及限滿不平復者則全科折傷之罪若曰辜限外死者全科死罪則律又何不云傷不平復而死者絞乃虛立此辜限乎

六安縣民有嬖其妾者治命與二子均分二子謂妾無分法杜杲書其牘曰傳云子從父令律曰違父教令是父之言爲令也父令子違不可以訓然妾守志則可或去或終當歸二子部使者季衍覽之擊節曰九州三十三縣令之最也

永樂初高郵民父年老其長子不聽教命欲擊之而力

不能制夜以次子往助長子竟斃于父刑部論次子
准弟毆兄死罪律父準子孫違犯教令父母非禮毆
殺律杖九十老年收贖具奏 上曰法原于情其議
未當命憲義等再議義等議曰次子從父命助執兄
初非有殺兄之意其罪但不能乞免兄之死於父耳
上命免次子斬罪謫戍邊其父免贖

景泰中南京吏部尚書魏驥會法司錄囚有戍卒四人
牧馬三人互毆一人至死有司拷訊一人當之驥曰
罪一人則情可矜罪三人則律不合上請卒得 旨
三人各杖一百改戍邊 二十四卷終

益智編卷之二十五

刑獄類二

折獄上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哭撫其御之手而聽
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其御問曰
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與其親愛也始
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
是以知其有姦也

按周禮小司寇五聽之法其一辭聽其三氣聽有
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通辭倒其言以告而

不能制夜以次子往助長子竟斃于父刑部論次子
准弟毆兄死罪律父準子孫違犯教令父母非禮毆
殺律杖九十老年收贖具奏 上曰法原于情其議
未當命憲義等再議義等議曰次子從父命助執兄
初非有殺兄之意其罪但不能乞免兄之死於父耳
上命免次子斬罪謫戍邊其父免贖

景泰中南京吏部尚書魏驥會法司錄囚有戍卒四人
牧馬三人互毆一人至死有司拷訊一人當之驥曰
罪一人則情可矜罪三人則律不合上請卒得 旨
三人各杖一百改戍邊 二十四卷終

益智編卷之二十五

刑獄類二

折獄上

鄭子產晨出過東匠之間聞婦人哭撫其御之手而聽
之有間遣吏執而問之則手絞其夫者也其御問曰
夫子何以知之子產曰其聲懼凡人與其親愛也始
病而憂臨死而懼已死而哀今夫哭已死不哀而懼
是以知其有姦也

按周禮小司寇五聽之法其一辭聽其三氣聽有
相與訟者子產離之而無使通辭倒其言以告而

知之此辭聽之善術也折獄者徃徃祖焉至于聞
婦人哭而知殺夫之姦則聽之以氣有超于辭者
矣傳稱子產治鄭民不能欺蓋以此

漢揚州刺史莊遵行部聞女子哭聲懼而不哀駐車問
之云夫遭火死遵疑焉勅吏輿屍到令人守之曰當
有物自往吏白有蠅聚頭所遵令披視得鐵錐貫腦
考問乃此婦與姦夫共殺其夫案伏其罪

唐韓滉在潤州夜與從事登萬歲樓宴方酣置杯不悅
語左右曰汝聽婦人哭乎當近何所曰在某街詰旦
命捕哭者乃婦喪夫也滉疑之再三拷問獄不成吏

懼罪守於屍側忽有大蠅集屍首因發髻驗之果婦
私於隣人醉其夫而釘殺之吏以爲神因問公公曰
吾察其哭聲疾而不悼若強而懼者吾聞子產曰夫
人於其親也有病則憂臨死則懼既死則哀今不哀
而懼是以知其姦也

漢陳留有富翁年九十娶田客女爲妾一交接而死後
生男大男謂其母曰我父年尊無復人道一宿斯須
何因有子汝小家淫佚反欲污我種類乎爭財數年
州郡不能決廷尉邴吉曰聞真人無影老人子亦無
影又耐寒可共試之時八月中取同年小兒俱解

裸之此兒獨啼言寒並日中行後獨無影人咸服
按荊州上津鄉人張元始年九十七方生兒兒遂
無影見南史柳州曹泰年八十三生子名曾日中
無影年七十方卒見朝野僉載觀此二事邴吉驗
影之說良不虛也

潁川郡有富家兄弟同居婦皆懷妊長婦胎傷匿之弟
婦生男長婦盜取以爲己子論爭三年不能決訴于
黃霸霸使人抱兒于庭去兩婦各十步叱令競取之
長婦抱持甚急弟婦恐致傷害因而放與而情甚懷
愴霸乃叱長婦曰汝貪家財欲得此子寧慮有所傷

乎此事審矣長婦乃伏罪

魏李崇爲揚州刺史先是壽春民苟泰有子三歲遇賊
亡失數年見在同縣趙奉伯家各言己子並有隣証
郡縣不能決崇令二父與兒各禁別處經數旬忽遣
人告曰君兒遇患向已暴死有教解禁可出奔哀也
泰聞之悲號不自勝奉伯但咨嗟而已崇知之以兒
還泰詰奉伯詐狀奉伯款服

臨淮有一人持疋縑到市遇雨披戴後一人求共庇雨
霽當別因共爭鬪各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薛宣呼
騎吏斷縑人各與半使人聽之後人曰君息前撮之

而縑主稱冤官因詰責具服悉畀本主

范邵爲浚儀令二人挾絹于市互爭邵令斷之各分一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愠之色于是擒之服罪

國朝周新爲按察使有訴爭兩傘者所言記驗皆同新命剖之各持其半去陰使人尾其後甲曰我始欲助汝傘價之半得非汝利也乙曰傘本我物寧能低價屬汝于是甲就縛正其罪

揚州刺史莊遵性明察有陽陵女子與人殺其夫叔覺來赴賊女子乃以血塗叔因大呼曰奈何欲私於我而殺其兄便卽告官官司考掠其叔大過因而自誣遵謂吏曰叔爲大逆速寘于法可放嫂歸密令人夜中於嫂壁下聽其夜姦者果來問曰刺史明察見叔寧疑之耶嫂曰不疑因相與大喜吏擒之送獄叔遂獲免

晉陸雲爲浚儀令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旣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邀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唐李傑爲河南尹有寡婦告其子不孝傑察其狀非不
孝子也謂婦曰子法當死得無悔乎婦曰子無賴寧
其悔傑曰審如是可買棺來取兒屍因使人迹其後
婦出與一道士語曰事了矣俄將棺至時道士立於
門外密令捕之一問承伏乃與婦私常爲兒所制故
欲除之傑杖殺道士以向棺盛之

宋葛源以泰和簿攝吉水令有寡婦告其子源以恩義
說之不從則使人捕與問語驗其對則書婦告者也
窮治具服

江寧推官元絳攝上元令甲與乙被酒相毆甲歸卧夜
爲盜斷足妻稱乙執乙詣縣而甲已死絳勅其妻曰
歸治而夫喪乙已服矣陰遣謹信吏迹其後望一僧
迎咲切切私語絳命取僧繫廡下詰妻姦狀卽吐實
人問其故絳曰吾見妻哭不哀且與傷者共席而襦
無血污是以知之

漢沛郡有富翁家貲二十餘萬子年纔三歲失其母有
女適人甚不賢翁病困爲遺書悉以財屬女但遺一
劔云兒年十五以還付之其後又不與劔兒詣郡陳
訴太守何武錄女及婿省其手書顧謂掾史曰此人
因女性強梁婿復貪鄙畏殘害其兒又計小兒得此

財不能全護故且與女實寄之耳夫劔者所以決斷
限年十五者度其子智力足以自居又度此女必復
不還其劔當關州縣得見申展其思慮深遠如是哉
悉奪取財與兒曰敝女惡婿溫飽十年亦已幸矣論
者大服

宋張詠知杭州先有富民病將死子方三歲乃命婿主
其資而與婿遺書曰他日欲分財卽以十之三與子
七與婿子時長立果以財爲訟婿持其書詣府請如
約詠閱之以酒酌地曰汝婦翁智人也以子幼故以
此屬汝向以七與子必死於汝手矣乃命七與子三

與婿皆泣謝而去

按張乖崖斷子婿之爭其意甚類何武兩翁以神
告而兩公亦以神剖之曰理曰法曰情殆無絲毫
遺憾後有奉使者悟張老詭書以家財斷給一飛
尤爲快人惜記者逸其姓名

有富民張老者妻生一女無子贅某甲於家久之妾生
子名一飛甫四歲而張老卒張病時謂婿曰妾子不
足任吾財當畀爾夫婦爾但養彼母子不死溝壑卽
爾陰德矣於是出券書云張一非吾子也家財盡與
吾婿外人不得爭奪婿乃據有張業不疑後妾子壯

告官求分婿以券呈官遂置不問他日奉使者至妾子復訴婿仍前赴證奉使曰爾婦翁明謂吾婿外人爾尚敢有其業耶詭書飛作非者慮彼幼爲爾害耳於是斷給妾子人稱快焉

孫寶爲京兆尹有賣餽餼者今之餽餅也於都市與一村民相逢擊落皆碎村民認賠五十枚賣者堅稱三百枚爭至無以証明公令別買一枚稱之乃都稱碎者紐折分兩賣者乃服

魏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爲亡沒其妻盈及男女爲官奴婢盈至州府稱寃莫有省者乃詣廷尉高

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泣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爲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輕狡不顧室家者也柔曰汝夫不與人有讐乎對曰無曰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日汝頗曾舉人錢不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錢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言不耶子文怪知事露應對不次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服子文叩頭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遣吏卒往掘得其屍抵子文罪

胡質遷任東莞士盧顯爲人所殺質曰此士無讐而有少妻所以死乎悉見其比居年少書吏李若見問而色動遂窮詰情狀若卽自首罪人斯得

吳太子登出遊時有彈丸飛過左右往捕得一人挾彈懷丸抗言實不放彈左右請付法登卽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釋之

吳主孫亮出西苑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密黃門素怨藏吏乃以鼠矢投其中啟言藏吏不謹亮呼吏吏以蜜瓶入亮曰旣蓋而復油紙覆之無緣有此黃門非有求於爾乎吏叩頭曰彼嘗求貸而臣不與亮曰

決爲此也令破鼠矢裏燥亮咲曰若矢先在蜜中中外俱濕今裏燥必是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莫不驚悚

張舉爲句章令有妻殺其夫因放火燒舍詐稱夫死於火其弟訟之舉乃取猪二口一殺一活積薪焚之察死者口中無灰活者口中有灰因驗夫口果無灰以此鞫之妻乃服罪

秦苻融爲司隸校尉京兆人董豐遊學三年而反過宿妻家是夜妻爲賊所殺妻兄疑豐殺之送豐有司豐不堪楚掠誣引殺妻融察而疑之問曰汝行往還頗

有怪異及卜筮不豐曰初將發夜夢乘馬南渡水反
而北渡復自北而南馬停水中鞭策不去俯而視之
見兩日在水下馬左白而濕右黑而燥寤而心悸竊
以爲不祥問之筮者云憂獄訟遠三枕避三沐既至
妻爲具沐夜授豐枕豐記筮者之言皆不從妻乃自
沐枕枕而寢融曰吾知之矣易坎爲水馬爲離乘馬
南渡旋北而南者從坎之離三爻同變變而成離離
爲中女坎爲中男兩日二夫之象馬左而濕濕水也
左水右馬馮字也兩日昌字也其馮昌殺之乎于是
推驗獲昌詰之具首服曰本與其妻謀殺豐期以新

沐枕枕爲驗是以誤中婦人

江南大理寺鞫殺人獄未得其實獄吏憂畏乃焚香禱
神因夢過枯河上高山窟而思之河無水乃可字山
而高乃嵩字可嵩師名也崇孝寺有僧名可嵩卽白
長官攝之訊問未有姦狀忽見屨上有墨汚因問其
由云爲墨所濺使脫視之乃墨塗也僧色動遂滌之
卽見血痕以此劾之僧乃服

宋西川費孝先善軌輦有王旻行貨至成都求爲卦孝
先曰教住莫任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
卽活遇暗卽死再三戒之及行途中遇大雨憇一屋

下路人盈塞旻思曰教任莫任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隣人欲媾終身之好俟夫歸將殺之旻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新沐者乃夫也日晡呼旻洗沐易巾櫛旻曰教洗莫洗得非此耶堅不從婦怒自沐夜半反被害旻驚呼隣里共視皆罔測其由遂被囚繫拷訊獄就不能自辨郡守錄狀旻泣曰死則死矣但孝先所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守呼旻問曰汝隣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曰殺汝妻者必此人也已而果然謂僚佐曰一石穀搗三斗米非康七乎由此辨雪誠遇明卽

活之驗歟

苻融在冀州有老母遇劫于路揚聲唱盜行人爲母逐之旣擒劫者劫者反誣行人爲盜時日垂暮母及路人莫知孰是乃俱送之融見而笑曰此易知耳可二人並走先出鳳陽門者非盜旣而還入融正色謂後出者曰汝真是盜何以誣人賊遂服罪蓋以賊若善走必不被擒故知不善走者賊也

齊傅琰字季珪爲山陰令有二野父爭鷄琰各問何以食鷄一云粟一云豆乃破鷄得粟罪言豆者

唐韋善道遷郴州太守有訟鷺者問其所飼甲云稻穀

乙云糠飯叱而留之明日視遺矢有芒葭召甲歸之人服其明

國初李亨爲鄞令有二軍籠二鷺經西門道逢民家鷺羣取其二併納籠中民踵其後來訴軍曰四鷺皆買於慈溪亨問飼以何物曰糠被問民則曰常放之野所食者草耳頃之鷺糞庭下糠草異驗二軍不能對傳琰在山陰有賣針賣糖二老姥爭團絲來請琰琰挂團絲于柱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魏李惠爲雍州刺史有負薪負鹽者同弛擔憇樹陰將行爭一羊皮各言藉背之物惠曰此甚易辨乃令置

羊皮於席上以杖擊之鹽屑出焉負薪者乃伏罪

接近時黃洽中爲烏程令有豆商與米商共爭一斛洽中曰兩家構爭皆斛之罪也叱左右杖之斛破豆屑出焉米商乃受罪而去此與傳琰辨團絲李惠辨羊皮事同

建康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各稱已物二家詞證等前後令莫能決顧憲之至覆其狀乃令解牛任其所去牛徑還本宅盜始服罪

周于仲文爲安固太守有任杜兩家各失牛後得一牛兩家俱認州郡久不能決仲文曰此易解耳令兩家

各驅牛羣至乃放所認牛遂入任氏羣中又陰使人
微傷其牛任氏嗟惋杜氏自若遂訶詰杜氏服罪而
去

國朝楊景爲澧州判官有卒失牛誣民吳姓爲盜州爲
成獄景疑之陰遣人置牛郭外縱之歸牛經卒門奔
民家入其芷中卒乃服罪

梁時長沙宣武王將葬車府忽於庫失油絡欲推王者
御史中丞樂藹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爲積油幕萬
匹必然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旣而檢之果有積灰
時稱其博物弘恕

宋強至爲開封府倉曹叅軍時禁中露積油幕一夕火
王守者皆應死至預聽讞疑火所起召幕工訊之工
言製幕須雜他藥相因旣久得濕則燔府爲上聞仁
宗悟曰頃歲真宗山陵火起油衣中其事正同王守
者遂傳輕典

博物志曰積油萬石則自然生火

北魏司馬悅爲豫州刺史上蔡董毛奴齎錢五千死于
道路或疑張堤爲劫又於堤家得錢五千堤懼掠自
誣悅疑其不實引毛奴兄靈之謂曰當時狼狽應有
所遺得何物答曰得一刀鞘悅取視之曰此非里巷

所爲也乃召州內刀匠視之有郭門者曰此門所作
賣與隣人董及祖悅收及祖詰之款服靈之又於及
祖身上認得毛奴所衣皂襦遂釋堤

元汪澤民爲平江路總管推官僧淨廣與隣僧有隙久
不相周旋衆約其輸平隣僧因邀廣飲至醉遂寢其
室廣弟子沈安素苦廣鞭笞且期速紹其業幸廣宿
于讐夜持刀往殺之明日訴諸縣隣僧不勝拷訊乃
誣服獄上澤民閱其刀有鐵工氏名召工驗焉曰此
沈安刀也逮安一訊卽承脫隣僧械械之

李崇爲揚州刺史定州流人解慶賓兄弟坐事徙揚州

弟思安背役亾歸慶賓欲規絕名貫乃認城外死屍
詐稱是弟爲軍兵李蓋等所殺有女巫楊氏託云見
鬼稱說思安被害甚苦蓋等不勝播楚各自款服崇
疑之乃遣二人非州內所識者僞從外來詣慶賓告
曰僕在州北有一人見過寄宿夜中共語疑其有異
便卽詰問乃云是流兵背役解某我兄慶賓見住楊
州相國城內脫矜愍爲我往告我兄必重相謝且勿
送官也慶賓見說悵然失色固求少停其人具報崇
一鞠卽服數日間思安亦爲人縛至崇下笞女巫一
百遂釋蓋等

周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
居止每欲出行常自執管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
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之召問
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曰頗與人同
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者曾與一沙門再度酣宴
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卽遣捕沙門盡獲所
失金

隋張允濟爲武陽令原武民有以牸牛依妻家者久之
孳十餘頭及將異居妻家不與牛民訴縣不能決乃
詣武陽質於允濟允濟令左右縛民以衫蒙其頭將

詣妻家村中云捕盜牛賊令盡出民家牛質所從來
妻家不知其故恐被連及據指所訴牛曰此婿家牛
非我所知允濟遂撤蒙謂妻家曰此卽女婿可以牛
歸之妻家叩頭服罪

唐新鄉人王恭往戍邊留牸牛六頭于舅李璡家五年
產犢三十頭恭還索牛璡曰爾牛已死其半止還三
頭恭忿之經縣陳牒令裴子雲令收入獄教追盜牛
賊李璡至縣叱曰賊引汝同盜得牛三十頭藏爾莊
內喚賊共對乃以布彩籠恭頭立南墻下璡急曰吾
牛三十頭總外甥牸牛所生實非盜得子雲遣去布

衫璉見是恭曰此外甥也曰若是卽遣牛還璉默然
子雲曰五年養牛辛苦以五頭酬璉餘並還恭

宋劉宰授泰興令隣邑有租牛縣境者租戶於主有連
因喪會竊券而逃他日徵其租則曰牛鬻人矣累年
訟于官無券可質又以異縣置不問至是訴於宰宰
乃召二句者勞而語之故託以他事繫獄鞠之句者
自詭盜牛以賣遣詣其所驗視租戶曰吾牛固某氏
所租句者辭益力因出券示之相持以來盜券者憮
然爲歸牛與租

唐李靖爲岐州刺史或告其謀反高祖命一御史案之

御史知其誣罔請與告事者偕行數驛詐稱失去元
狀驚懼異常鞭撻行典乃所求告事者別疏一狀比
驗與元狀不同卽日還以聞高祖大驚告事者伏誅
貞觀中左丞李行廉弟行詮子忠烝其後母遂私將潛
藏云勅追入內行廉不知乃進狀奉勅推詰峻急其
母詐以領中勅項卧街中長安尉詰之云有人詐宣
勅喚去一紫袍人見留數宿不知姓名因勸項送置
街中忠惶恐私就卜問被不良人疑之執送縣尉王
徹令并其子引就房推問不承徹先令一人伏案下
聽之又令一人報云長史喚徹倉皇瑣房門而去子

益智錄 卷三十五
母相謂曰必不得承并私密之語做至開門案下人亦起母子大驚具承伏法

衛州板橋店主張逃妻歸寧有三衛楊正等投店宿五更早發夜有人取其刀殺逃却納鞘中正等不知至明店人追正等視刀有血痕收訊遂自誣服太宗疑之差御史蔣常覆推到則悉追店人十五以上既集爲人數不足且散止留一老婆日晚放出令典獄者密覘之云婆出當有人與語卽記取姓名勿令漏洩明日復爾如是三日並是此人常乃追集男女三百餘人喚出與老婆語者問之具服乃是與逃妻有姦

而殺之

韓思彥使并州有賊殺人王名不立醉胡懷刀血汚訊掠已服思彥疑之晨集兒童數百暮出之如是者三因問兒出亦有人問者乎皆曰有之乃物色追訊送擒真盜

湖州佐史江琛取刺史裴光書割取其字合成文理詐爲與徐敬業反書以告差御史往推之欵云書是光書語非光語前後三使並不能決則天令張楚金劾之仍如前欵楚金憂懣仰卧西窓日光穿透因取反書向日視之其書乃是補葺而成因喚州官集索一

甕水令琛取書投水中字字解散琛叩頭伏罪

張鷟爲河陽尉有呂元者僞作倉督馮忱書盜糶官粟忱不認元執之堅久不能決鷟乃取元告牒括兩頭惟留一字問元是卽注云是不是卽注云非元注云非去括乃是元告牒遂決五十又取僞書括字問之元注云是去括乃是僞作馮忱書也元遂服罪

維揚有富人父亡奉繼母不以道元日上壽母賜觴于子將飲疑酒有毒覆於地地墳乃詢其母曰以鳩殺人上天何佑母拊膺曰天監在上何當厚誣訴于府杜亞詰之曰爾上母壽觴從何來曰長婦執爵而致

也母賜爾觴又從何來曰亦長婦所執之爵也長婦爲誰曰此子之妻也亞呵之曰毒因婦起奈何誣母遂於廳側劾之乃是夫妻同謀以誣其母也

劉崇龜鎮海南有富商子少年舟泊江岸見高門一妙姬殊不避人少年挑之曰黃昏當訪宅矣姬微哂是夕果啟扉候之少年未至有盜入欲行竊姬不知卽就之盜謂見執以刀刺之遺刀而逸少年後至踐其血仆地捫之見死者急出解維而去明日其家跡至江岸岸上人云夜有某客船徑發官差人追到拷掠備至其實吐之惟不招殺人視其刀乃屠家物崇龜